

<<昆虫记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昆虫记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38870381

10位ISBN编号：7538870385

出版时间：2012-3

出版时间：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

作者：法布尔

页数：188

译者：宣百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昆虫记>>

内容概要

法布尔是法国昆虫学家、动物行为学家和文学家，被世人称为“昆虫界的荷马，昆虫界的维吉尔”，达尔文更称其为“无法效仿的观察家”。

1823年法布尔出生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圣莱昂的一户农家，年幼的他已被乡间的蝴蝶与蝈蝈这些可爱的昆虫所吸引，长大后终成所愿。

本书是法布尔的传世佳作，亦是一部不朽的著作。

它不仅是一部文学巨著，也是一部科学百科。

它将作者的毕生研究成果与人生感悟融于一炉，以人性关照虫性，又用虫性反观社会人生，语调轻松诙谐，充满了盎然的情趣。

《昆虫记》既是优秀的科普著作，也是公认的文学经典。

<<昆虫记>>

作者简介

法布尔（1823～1915），法国昆虫学家，动物行为学家、科学家、科普作家。他是第一位在自然环境中实地研究昆虫的科学家，他穷毕生之力深入昆虫世界，真实地刻录下各种昆虫的本能与习性，写成《昆虫记》这部昆虫学巨著。他也由此获得了“科学诗人”、“昆虫荷马”等桂冠。

<<昆虫记>>

书籍目录

我的工作和我的实验室
绿色蝈蝈儿——凶猛的夜间杀手
大孔雀蝶——执著的追求者
螳螂——残暴的嗜肉魔鬼
红蚂蚁——神奇的记忆高手
豌豆象——巧夺天工的雕刻家
花金龟——玫瑰花的瞌睡虫
蝉——勤勉的歌唱家
蝗虫——蜕变的美丽
胡蜂——又聪明又愚蠢的家伙
金腰蜂——水泥匠
蜣螂——古埃及的圣甲虫
天牛——幼虫的神奇
蟋蟀——建筑与音乐天才
萤火虫——飞舞的灯光
绿蝇——大自然的殡葬工
狼蛛——洞穴里的隐士
迷宫蛛——织网高手
芜菁——疯狂的求爱者

<<昆虫记>>

章节摘录

现在是7月中旬，气象学中所说的“三伏天”才刚刚开始，但实际上，这炎热的夏季已经比日历中指定的日子提前到来了，几个星期以来一直持续高温，令人无法忍受。

今晚，村庄里正在庆祝节日（7月14日，攻克巴士底狱周年纪念日）。当孩子们围着篝火欢乐地蹦跳时，当火光映射在教堂的尖塔上时，当鼓声随着烟花的绽放庄严地响起时，我独自一人坐在黑暗的角落，呼吸着夜里9点那微凉的空气，聆听着田野里欢乐的音乐会。这在收获季节奏响的音乐会要比此时村庄广场上用火药、火把、纸灯笼以及烈酒庆祝的节日更为盛大。

它具有一种朴素无华的美，恬静而又富有力量。

夜已深，蝉不再鸣叫。

白天它们享尽了阳光，沉湎于交响乐中，在晚上也该休息了，但它们的休息常常被打搅。在悬铃树那茂密的树枝里，突然传来一声痛苦的尖叫——这是正在休息的蝉被夜间的女杀手绿色蝈蝈逮住后发出的绝望哀号。

蝈蝈向猎物扑去，紧紧地夹住对方的身体，然后将它的腹部洗劫一空。

一首狂欢曲过后，随之而来的是一场血腥屠杀。

此时，那只被开膛的蝉还在挣扎，而悬铃树上的音乐会仍在继续，只是此刻已经换成了管弦乐。现在该是夜晚的表演者上场的时候了。

就在这绿色的矮树丛中——屠杀场地的附近，任何一只灵敏的耳朵都可以听到蝈蝈的哼哼声，这与手纺车发出的响声很相似，声音非常微弱，又像是干瘪的薄膜相互摩擦时发出的隐约的沙沙声。

在这沉闷的低音中，时而夹杂着急促且尖锐的响声，仿佛金属碰撞般清脆——这便是蝈蝈弹奏的曲调，曲与曲之间有一小段间歇，此外还有伴奏。

但尽管如此，这个音乐会仍不算圆满，事实上很糟糕，即使在我耳边有十多只蝈蝈一起演奏，它们的曲子中仍然缺少强度。

我的老耳膜并不总能捕捉到这微弱的声音，我所能听到的只是一种非常甜美、与夜晚的寂静十分协调的声音。

不过，你永远也比不上你那个敲铃铛的邻居——小蟾蜍。

当你在悬铃树上鸣唱时，它则在树根的周围叮当作响。

它是最小的两栖类动物，也是在远征中最敢于冒险的勇士。

当夜幕降临，我在花园中漫步沉思时，经常能遇到这种铃蟾。

在这个举国欢庆的夜晚，我周围就有十多只铃蟾在唱歌，而且一个比一个唱得响亮。

在这个7月薄暮演唱会所有歌手中，可以与铃蟾悦耳的歌声相媲美的只有一位，那就是小角袅，一种在夜间出没的肉食鸟类，面貌清秀，长着一对圆圆的金黄色眼睛。

它的歌声很单调，但却格外响亮，在万籁俱寂的深夜，这歌声充斥着整个夜空。

此刻，落在广场中悬铃树上的一只鸟被人们的欢呼声吓跑了，于是，它来请求我接待它。

我听到它在附近的一棵柏树的树梢上歌唱，它那独特的抒情曲把蝈蝈和铃蟾的管弦乐都打乱了。

时而，从另一个地方传来好似猫叫的声音，与这柔和的曲调遥相呼应。

那是一种爱思考的泉——普通猫头鹰求偶的呼喊声。

它在橄榄树的树洞里隐藏了一整天后，便在这夜幕降临之时开始吟唱起来。

它气宇轩昂地从附近的某个地方飞到我园子里的老松树上，把它那刺耳的猫叫般的声音混入田野的音乐会中，不过由于距离远的缘故，这声音比较微弱。

在这一片吵闹声中，绿色蝈蝈的叫声小得几乎听不清，只有在四周都很安静时，我才能听到它那一阵阵微弱的叫声。

它的发音器上只有一个小小的带刮板的扬琴，而那些得天独厚者则有可以产生震动气流的风箱和肺脏，它们之间根本不能比较——还是让我们回到昆虫这个话题上来吧。

有一种昆虫，尽管身材较小，却装备着羊皮鼓，其演奏夜晚狂想曲的水准远远超过了蝈蝈——它就是身形纤细的意大利蟋蟀。

<<昆虫记>>

它如此瘦弱，以至于你都不敢去抓它，唯恐它被捏碎。

当萤火虫为了给节日增添欢乐气氛而点亮自己蓝色的小灯笼时，它便在迷迭香灌木丛中四处演奏自己的乐曲。

这个纤弱的乐器演奏家，主要是依靠它那对像云母一样闪闪发亮、单薄而宽大的翅膀来表演的；借助这对干瘪的翅膀，它的声音响亮得可以淹没铃蟾的赋格曲（注：音乐中一种多韵律乐曲）。

如果要选择优秀的代表，那么这几位就是今晚音乐会中最主要的表演者：独奏悲曲的角鼻，弹奏鸣曲的铃蟾，拉小提琴的意大利蟋蟀，敲击三角钢扇的绿色蝈蝈。

它们为太阳的节日而欢庆，歌唱着生活的美好。

我们不要过于沉浸在欢度国庆的气氛中了，还是做个渴望从昆虫的私生活中得到知识的博物学家吧。

在我家附近，绿色蝈蝈并不多见。

去年，我打算对这种昆虫研究一番，可我却一只也没有捉到，我只好向热心的护林人求助，后来他送给我一对拉嘉德高原上的绿色蝈蝈——那儿属于高寒地区，只有山毛榉能在那里生长。

捉摸不定的命运偶尔也会向坚持不懈者点头微笑。

去年我一只也找不到的蝈蝈在今年夏天却随处可见，我不用走出我那狭窄的院子就能捉到，而且想捉多少就有多少。

夜晚，我能听到它们在绿色的灌木丛中快乐地鸣叫。

让我们好好珍惜这意料之外的收获吧，或许以后再也遇不到了。

刚近六月份，我便抓了很多对蝈蝈，并把它们安置在一个陶制的盘子里，在底部铺了一层细沙，上面用金属网罩着。

蝈蝈的确是一种很漂亮的昆虫，浑身嫩绿，侧面还有两条白色的丝带，身材优美、苗条、匀称，加上那两片纤薄的大翼，使它成了为蚱蜢类昆虫中最为优雅端庄的种类。

它们能教会我什么呢？

让我们拭目以待吧，目前，最要紧的是先喂养它们。

我为这些囚犯提供了莴苣叶，它们虽然动口去吃，却吃得很少，看起来并不喜欢我准备的食物；但很快我便明白了，原来我正在和一些不太忠诚的索食者打交道。

它们或许还想吃些其他的东西，很显然，它们是肉食动物。

但它们喜欢吃什么肉食呢？

一个偶然的会让我知道了答案。

有一天清晨，我在门口散步，忽然听到一声刺耳的尖叫，同时，从我身边的一棵悬铃树上掉下来一个东西。

我赶忙跑上前去，看见一只蝈蝈正在啄食一只拼命挣扎的蝉的腹部。

这个受害者叫喊着，用力地扇动着翅膀，但一切都是徒然的，对方并没有放开它，而是把头伸进它的肚子深处，一小口一小口地把内脏拽出来。

我知道了，原来这场战斗是大清早先发生在树上的。

当时蝉还在熟睡，却被躲在一旁的蝈蝈咬了一口，可怜的蝉吓得一激灵，于是进攻者和被进攻者一同从树上掉了下来。

从那以后，我经常能看到类似的屠杀。

我甚至看到蝈蝈非常勇敢地纵身追捕蝉，而蝉则惊慌失措地飞起逃窜。

这情景与雀鹰在空中追捕燕子一样不过那种肉食鸟类要比昆虫卑劣，因为它攻击比自己弱小的动物。

而蝈蝈则相反，常常向比自己强壮有力的庞然大物进攻。

然而，这种身材大小悬殊的肉搏战的结果却是出人意料的。

蝈蝈那对有力的大颚上面长着锋利的老虎钳，能轻易地把它的俘虏开膛破肚，所以它很少战败，而蝉则没有任何武器，只能一边呼喊一边挣扎。

捕猎的关键是要把猎物牢牢地抓住——在夜里，蝉半睡半醒的时候，蝈蝈要做到这点并不难。

任何一只蝉只要被那些在夜里巡逻的凶猛的蝈蝈遇到，都将悲惨地死去正因如此，在深夜，当所有的铙钹音都停止很长时间后，常常会突然从树上传来一阵似乎很不合时宜的悲鸣声的缘故，那一定又是

<<昆虫记>>

身穿嫩绿色衣裳的女杀手猛地把酣睡中的蝉逮住了。

我终于找到网罩里这些寄膳宿者喜爱的菜肴了，在以后的日子里，我就可以用蝉来喂养它们。它们果然很喜欢吃这道菜，在接下来的两三周里，网罩里到处都是蝉肉被吃光后所剩下的头骨和胸骨，还有扯下来的羽翼和断肢，只有肚子里的内脏被全部吃光了——这是蝮蝮最喜欢吃的部位，虽然肉不多，但却很美味，因为这里面储存着蝉从嫩枝里吸取的糖浆甜汁。

那么，是不是由于这种甜食才使得蝉的肚子比其他部位更受欢迎呢？

答案很可能是肯定的。

事实上，为了使蝮蝮的食物更多样化，我后来决定为它们提供一些香甜的水果，比如梨片、葡萄粒、西瓜块，果然，它们都很喜欢吃这些食物。

绿色蝮蝮就像英国人一样，对夹有果冻甜品的嫩肉情有独钟，这或许就是它捕到蝉之后最先品尝肚子的原因，因为里面既有鲜肉又有甜品。

但蝮蝮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能吃到带甜食的蝉肉的。

在北部地区，大量繁殖的绿色蝮蝮根本找不到这种美味，所以它们肯定还吃些别的食物。

为了证实这一点，我给它们吃鳃角金龟——这种虫子在春天与夏天一样多。

蝮蝮们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，除了坚硬的鞘翅、头和爪外，其他的身体部位全被吃掉了。

喂给它们漂亮且多肉的松树鳃角金龟，结果也是一样，第二天我就发现这肥美的食物已被这群屠宰者取出内脏了。

我们从这些例子中了解到了许多事情，比如，蝮蝮很喜欢吃昆虫，尤其是那些身上没有坚硬的胸甲保护的昆虫。

它的这种口味能说明它属于肉食类昆虫，但它并不像修女螳螂那样除了肉食，其他的食物一概不吃。

蝉的屠夫偶尔也会吃些植物来调换口味，在饱餐一顿鲜肉之后，它就会吃一些甜果浆，在没有美食的情况下，它甚至还会吃一些绿草。

另外，在蝮蝮中同类相食的现象极其普遍。

尽管在这个金属网罩里，我没有目睹过它们像修女螳螂那样捕杀姐妹、吞食丈夫的残暴行径，但是，假如有某位虚弱者去世了，生还者几乎从不放过品尝其肉体的机会。

它们以缺乏食物为借口，去吞食死去的同伴。

至于其他的昆虫，所有的持尖刀者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这种嗜好，经常吞食受伤的同伴来填饱肚子。

除却这一点，网罩里的这些居住在一起的蝮蝮还算是和平共处。

它们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激烈的冲突，只是在食物上有过小争吵而已。

我扔进一片梨后，一只蝮蝮立刻跳到上面，不断地用脚踢开任何一个试图来享用这美食的同伴。

——这种自私自利的现象屡见不鲜。

当它吃饱后，便让给另外一只蝮蝮，这一次该轮到这只蝮蝮自私了。

于是，网罩里所有的蝮蝮都相继品尝了这一美食。

当它们装满嗉囊后，便用颚尖刮擦脚底板，用沾了唾液的爪子擦擦脸和眼睛，再摆个沉思的姿势悬吊在网罩上或是躺在沙地上，怡然自得地消化着肚里的美食，然后将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消耗在睡眠中，尤其是在夏季最炎热的时候。

到了傍晚，在日落之后，这群小生灵又开始活跃起来。

九点左右，是它们最活跃的时候。

它们突然跳到网罩顶上，又急忙跳下，然后再爬上去，或者忙乱地来回走动，围着圆形的网罩又跑又跳，一刻也不停歇，直到半路遇到可以啃食的美味。

雄蝮蝮四处大声地鸣叫着，用触须挑逗从旁边走过的雌蝮蝮。

未来的母亲则半举着尖刀，庄严地踱着步子。

雄蝮蝮的这种狂热的激动和兴奋意味着交尾的时刻即将到来，这是逃不过观察者的眼睛的。

这也是我特别希望观察到的事项。

我的愿望实现了，但并不完美，因为事情发生的时间太晚了，我没有看到婚礼的最后程序。

交尾是后半夜或者一大清早进行的。

我看到的只是持续了很长时间的婚礼前奏。

<<昆虫记>>

这对恋人面对面站着，几乎脸碰着脸，用柔软的触须长时间地相互触摸着、探寻着，就像两个击剑手挥舞着手中的花剑而不伤害对方一样。

雄蝂蝂偶尔鸣叫几声，短暂地弹几下琴弓，然后就不作声了，或许是觉得雌蝂蝂很难征服，于是就停止了。

深夜11点的钟声敲响了，但是这爱情的表白还没有结束，很遗憾，我实在太困了，便放弃了观看这对夫妻交尾。

第二天清早，雌蝂蝂的产卵器下面悬挂着一个奇怪的乳白色包囊，像豌豆一样大，依稀可见被分成一些蛋形的小泡。

当雌蝂蝂走路时，这个包囊就蹭到了地上，被黏湿的沙粒弄脏了。

而后，雌蝂蝂便把这受精的包囊当成了盛宴，它慢慢地将里面的东西挤出，然后一口一口地吃起来，并将这黏乎乎的东西咀嚼了很长时间，最后把它整个吞了下去。

不到半天的功夫，这乳白色的包囊就被吃得一干二净。

这令人难以置信的盛宴肯定是从另一个行星上引进的，因为这与地球上的习俗差别太大了。蚱蜢类昆虫这一奇异的种族，是陆地上最古老的动物之一，像蜈蚣和章鱼一样，都是古代习俗残存的代表，把有关远古时期奇特的繁殖行为的珍贵记忆传达给了我们。

.....

<<昆虫记>>

编辑推荐

《昆虫记》不仅是一部研究昆虫的科学巨著，同时也是一部讴歌生命的宏伟诗篇。这部著作的法文书名直译为《昆虫学的回忆》，副标题为“对昆虫本能及其习俗的研究”。从字面上看，它是一本自然科学的论著，读起来却完全没有同类著作的枯燥和呆板，作品的语言朴实清新、生动活泼，语调轻松诙谐，字里行间充满了诗情画意。在法布尔生动活泼的拟人化描述中，蝉、蚂蚁、螳螂、蜜蜂、蝴蝶、萤火虫……各种各样充满了灵性的昆虫呼之欲出，让读者在不知不觉中把这些可爱的虫儿视为人类的朋友。在全面系统地介绍自然科学知识的同时，法布尔又将昆虫的生活与人类社会巧妙地联系起来，透过被赋予了人性的昆虫反观社会，指引着读者在昆虫的“伦理”和“社会生活”中重新认识人类的思想、道德和行为准则。这在其他自然科学论著中是前所未有的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